



件，但你能从她的作品里见到与时代的遥遥呼应——《封锁》的背景是空袭，《等》既是战乱时在推拿诊所排队、也是‘奚太太’在‘等’自己的丈夫从内地归来。但她最大的好处，还是在于超越了时代性，让后世的人们也能与她共鸣”。

抗战胜利后，本应有更宁静的书桌用于写作，可惜此时的张爱玲却因胡某牵连渐渐不容于文坛。

为了生活，她不得不暂停了《描金凤》的写作，转而开拓新的路径——1946年，文华影业公司成立，经柯灵介绍，导演桑弧开始邀请名作家张爱玲为其创作电影剧本。次年，张爱玲为文华编剧的“创业巨献”《不了情》公映，由当时最红的男星刘琼和产后复出的女星陈燕燕主演。

张爱玲觉得影片不够成功，将其改写为小说《多少恨》，还在其中留下了她写电影院的名句：“现代的电影院本是最廉价的王宫。”同年底，《太太万岁》趁热打铁，场场爆满，给了张爱玲很大的信心——她开始着手将自己的重量级小说《金锁记》改编为电影剧本，仍由文华出品、桑弧导演，女主角也定下了张瑞芳，剧本是写完了，但最终，这部电影没能开拍。

在发表于1947年的《有几句话同读者说》里，张爱玲写道：“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，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，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，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。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，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……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，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……”陈子善说：“张爱玲到底是大手笔，行文之间还是说得轻巧了些，何止是‘似乎被列



为文化汉奸’，张爱玲当时就是被社会舆论判定为‘女汉奸’之流，这是有书为证的。”

尽管读者和观众仍然喜欢她，但张爱玲的创作已被时势逼到了“淡出”的时候。1950年1月起，她在《亦报》上连载的长篇小说《十八春》，不得不改以“梁京”为笔名。据她后来告诉友人宋淇：梁京笔名是桑弧代取的。她自己相信“就是梁朝京城，有‘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’的情调，指我的家庭背景”。1951年，张爱玲在《亦报》连载中篇小说《小艾》，依旧使用笔名“梁京”——这是她离沪前，最后一次发表作品。

有心栽花，花凋异乡

孤岛上海成就了张爱玲在文坛的初登场，也见证了她的中途退场。

1952年，张爱玲离开上海前往香港，继续她当年在港大未竟的学业，此一行成为她与上海的诀别，从此再未踏上这片她口中有着“奇异智慧”之地。

回到港大的张爱玲却早已不是13年前初到南国的她，虽然奖学金仍在，但心态上与当年19岁的女学生大相径庭——尝过成名滋味的她

左上图：1947年底《太太万岁》公映，场场爆满。

右上图：1947年文华影业公司创业巨献《不了情》。

左下图：张爱玲出国后、去世前出版的唯一一本英语长篇小说《北地胭脂》，译自《怨女》。

右下图：最新发现的张爱玲译作《海底长征记》。

急于自立，象牙塔显然不再是个理想归宿。复读三个月后张爱玲即退学，搬到了许多南下文人栖居的香港北角继园台一带。

“从前住在继园内时我每天都得走下山……那时不在做事，不在读书——一切都好像毫无希望。”

后来，张爱玲找到一份翻译经典名著的工作，生活总算得以维系。译书全为稻梁谋。除了海明威，张爱玲几乎把每个作者都吐槽了一遍：

“我逼着自己译爱默生，实在是没办法。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，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。”又说：“译华盛顿·欧文的小说，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，无可奈何地，逃又逃不掉。”后来我们看《小团圆》，才发现张爱玲可能真的连牙医的书都硬着头皮翻译过。

最近陈子善教授又发现了两部张爱玲的译著，名曰《海底长征记》和《冰洋四杰》，都是二战题材，前者关于潜水艇海战，后者讲的是四个牧师并肩抵抗法西斯的故事。宋以朗阅读遍张爱玲与宋家的通信，未发现有关这两部译著的只字片语。他说，可以想象张爱玲是不会喜欢这些故事的，“她一路做一路不开心”。

唯一的安慰，是成为林语堂那样“以英语写作闻名世界的中国作

